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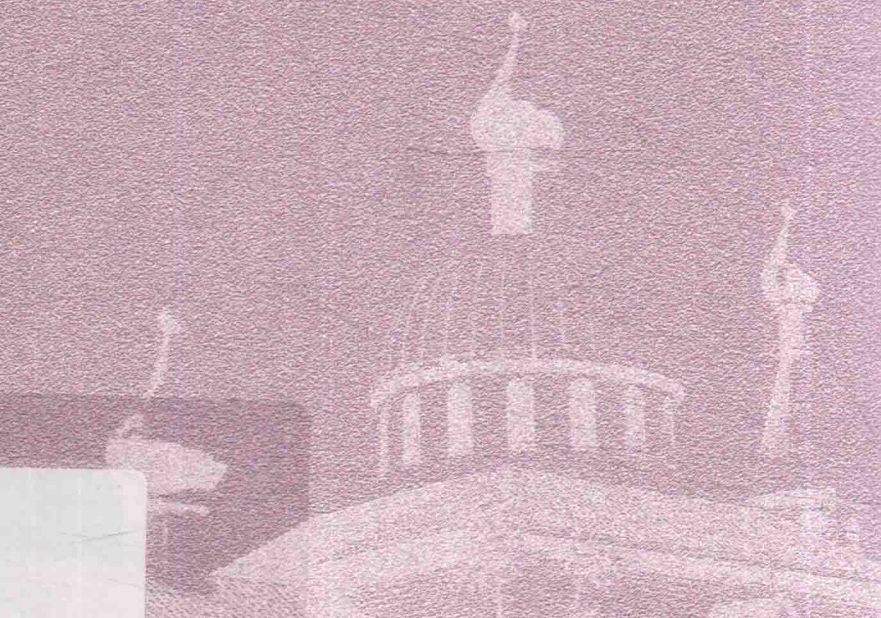
工
大道行思

卓尔文库·大家文丛

悠悠此心

高莽 著

▲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卓尔文库·大家文丛

悠悠此心

高莽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悠悠此心 / 高莽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8.1

(卓尔文库·大家文丛)

ISBN 978-7-5507-2056-5

I. ①悠… II. ①高…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3021 号

悠悠此心

YOUYOU CIXIN

出品人: 聂雄前

责任编辑: 韩慧强 王媛媛

责任技编: 梁立新

装帧设计: 浪波湾图文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字数: 164 千

印张: 8.5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策划:  大道行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 55 号金威大厦 707—708 室 (100097)

电话: 编辑部 (010-51505219)

发行部 (010-51505079)

网址: www.ompbj.com

邮箱: ompbj@ompbj.com

新浪微博: @大道行思传媒

微信: 大道行思传媒 (ID: ompbj01)

大道行思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冯培, 电话: 010-61848179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辑一

我的家 002

白 雪 009

丁 香 011

教 堂 013

钟 声 015

哈尔滨——多么动听的声音 020

我的母校 028

妈妈的手 035

妻 038

默默的壮丽——悼楷哥 047

辑二

我们的大旗——忆冯至 052

感念恩师——忆戈宝权 059

永远是兵——忆华君武 067

盗火者与养花的老人——忆曹靖华 076

俄罗斯文学翻译大家——记草婴 087

大 树——记钱锺书与杨绛 102

杰出的东方学者——记季羨林 106

老画家董寿平 109

摄魂能手丁聪 113

爱听酒后之言——记张守义 118

辑三

凤凰涅槃——悼念阿赫马托娃逝世 50 周年 122

孤独的灵魂——女诗人玛·茨维塔耶娃 134

让心灵保持平衡——鲍·帕斯捷尔纳克 145

忆一段往事 155

辑四

最后的追求——马雅可夫斯基与

维罗尼卡的爱情故事 160

旋风情——叶赛宁与邓肯的爱情故事 188

上帝和天使——帕斯捷尔纳克与

伊文斯卡娅的爱情故事 205

辑一

我的家

我的家和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没有什么区别，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如果硬要找一点个性，那么只能说，我的母亲比较长寿，她活了 102 岁；我的妻子双目失明，这种悲剧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发生的；我女儿比较孝顺，为了照顾我们老两口，她放弃了国外的生活。

到了古稀之年，我才更清晰地意识到母亲在我生活中的地位。她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而且是个文盲。按理说，新中国成立后，我完全可以帮助她摘掉文盲的帽子，她很渴望识字读书，但那时我整个身心都放在工作上，没有去照顾她。临终前我才知道她为不能看书而长期悔恨。她告诉我：“葬我时，在我胸口上放一本书。我是那么想识字……”

这事让我越想越难过。她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外孙在身旁，他只有几岁，不懂事，当时插了一句：“太太，你看不懂书，放一本字典吧！”我母亲的遗体虽然是和一本字典同时火化的，满足了她的愿望，却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她的文化素质，我感到万分悲痛。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认识到，母亲在我心目中是一盏灯。

她为我照亮了很多很多。

我小的时候，所有衣服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她 90 寿辰时，我 58 岁。我亲手为她缝制了一身裤褂。我还记得母亲接过我缝制的衣服时，她那激动的表情，她脸上浮现的微笑是那么灿烂，那么自豪，那么满足。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夜里我醒来时，发现母亲的房间亮着灯。我顺着门缝扒望，使我大吃一惊，她那双哆哆嗦嗦的手，拿着小剪子把我缝制的衣裤给拆了。我十分不能理解。

第二天，我憋着，没有问。过了一天又一天。她也不提拆衣服的事。后来我实在憋不住了，便问她：“妈，我已是快 60 岁的人了，给您缝了一套衣服很不容易，为什么您不穿？”母亲看了看我，然后说：“因为你缝的衣服线扎得不直。穿在身上肯定不舒服。我本想偷着拆开，再替你重新缝起来，可是我的手实在不听话……”她伸出自己抖抖颤颤的手给我看。

这事让我想了很久。母亲一向办事认真，从不马虎。我从母亲的言行中悟出一个道理：“做任何事一定要做到最好，不能留下丝毫的遗憾。”母亲严格认真的工作态度深深地教育了我。从那以后，不论做什么事，我都竭尽全力，精益求精，直到自己满足为止。

婆媳关系在每个家庭中都是很难处的。我的妻子和母亲处得非常好。“文革”前，我和妻子都从事外事工作，一年很多时在外地陪同代表团。家中全靠母亲支撑。常年卧病的父亲和年幼

无知的女儿都需要由母亲照顾。母亲默默地奉献和妻子真诚的孝顺使我们很早就得到和平里街道评选的“五好家庭”荣誉。

我母亲逝世那一年，我的妻子第二只眼睛失明，从此五彩缤纷的世界从她的眼前消逝，笼罩她的是一片黑暗，其痛苦可想而知。她第一只眼睛失明是1984年，那时她还在工作，虽然有一定障碍，但观察事物还可以。1996年，她的第二只眼睛失明，这就是和光明的世界永远告别了。她无法看信，无法写信，无法看报，无法看书，无法看电视，甚至无法挤牙膏，无法夹菜，等等。她走路磕磕碰碰，用她自己的话说，就像是在游泳，两只手不断左摸右摸。她刷牙需要别人替她挤好牙膏。每天还得多次给眼睛上药。这时我的女儿恰好回国探亲，见此情景，决定留下来，可是她毕竟还有自己上学的儿子需要管教。所以扶持她的主要担子，落在我的身上了，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我们没有请阿姨、保姆或小时工。原因很简单，电视中介绍的有关保姆的情况使我妻子担心害怕，更何况她双眼什么也看不见。

明年就是我和妻子结婚的50周年。在这50来年当中有风有雨，有痛苦有欢乐。我觉得最能考验夫妻关系的是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从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就参加革命工作，历经了所有的政治运动。最痛苦的是“文革”。在“文革”期间，有些不实事求是的审查，令我想不通。外调人员要的是假话，而真话没人想听。这让我非常苦恼，有苦无处说，我想到自杀。回家时，我把这个念头告诉了妻子。妻子非常体贴地说：“我们在一起这么多

年，我认为你是好人，不能死！”她的话使我顿时感到温暖，感到幸福。我感到家是我生活中的避风港，那里有同情我的人，理解我的人。妻子的话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其实她当时的处境也不见得比我强。但，女人是伟大的，她们自己可以不动声色地承担种种难以承受的重压，不向别人诉苦。我的妻子如此，我的母亲更是如此。

我和妻子 1947 年相识在哈尔滨。那时我翻译了根据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话剧剧本《保尔·柯察金》。该剧上演时我妻子在剧中扮演了冬妮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赖莎于 1956 年访问中国时，得知我们与《保尔·柯察金》有那么一段缘分时，便戏称她是我们的“媒婆”。这位“媒婆”在生活中促进了我们的相互支持相互关爱。当年，保尔失明，身体瘫痪，多亏赖莎的照顾。这种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我们。所以当我的妻子失明以后，赖莎的形象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鞭策我要像赖莎那样去照顾自己失明的妻子。

妻子虽然远非奥斯特洛夫斯基，但她的自强自立精神很使我受到鼓舞。她不愿意成为家中的累赘，她总是替我想着各种事，并从事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淘米，洗碗，洗小件东西，只要在桌面上摸到一点儿渣子，她绝不放过，非得彻底擦干净不可，这种要求和我母亲一样。

女儿是她母亲生命中的最大帮手。连外孙子似乎也懂得事

理了，用自己的压岁钱给姥姥买了一个能报时的钟。不知为什么那个钟讲的是一口河南话。

妻子失明后，我经常给她拍一些照片。最初，她拒不肯拍。我说：“等你眼睛复明时，再看看自己的形象该有多好！”我明明知道这是自欺，也是欺人，但我总想更多地留下她的影子。

我和妻子现在都是 76 岁的人了。她双眼失明，我一身是病。我今生最后的愿望是先送走妻子，自己再走。哪怕先走一天，一小时，一分钟也可以，因为我若先走了，她就太痛苦了。

女儿今年也快 50 岁了。二十多年前，她从兵团回来时，常常谈起儿童时代的事。我甚至有些奇怪，她怎么会知道自己几乎还不能记事的事。她说：“是你当时给我记的日记告诉我的。”她从小我就给她记日记。每件有趣儿的事，每句有趣儿的话几乎都记了。后来，在“文革”期间，怕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我让她自己把日记销毁。她说，她烧日记的时候，又仔仔细细阅读了一遍，一边烧一边哭。现在，她很后悔当时听了我这个胆小怕事的父亲的话，她说应当把日记保存起来，那是多么珍贵的记录呵！

她记得我怎样用自行车送她上幼儿园时，别了脚。20 世纪 50 年代，大家上班非常遵守时间。过了 8 点，上班迟到，在同事面前会感到难为情。有一天，我先送女儿去幼儿园，把她抱上车，随即蹬车而去，没有想到把她的小脚别在车轮里了。她号啕大哭。可是我没有管，把她交给托儿所阿姨，便飞车上班了。现

在想起来，心里总有些对不起女儿。所幸没有弄残她的脚，如果真的骨折或留下伤痕，我会难过一生的。

女儿小的时候，我和妻子就注意教她自信自立。譬如她七八岁时，我教她游泳。那时，我们家住在复兴门附近，常带她到木樨地的河里去游泳。有一次夏天的夜晚，我有意识地带她冒雨去游泳。当我们从河里爬上岸时，发现有两名警察在岸上紧盯着我们，可能以为我是个拐骗幼女的坏蛋。女儿8岁时，我们让她独自一人乘火车到天津亲戚家去。长大以后，她从来不怵出门远行。80年代，她去巴西工作，一个人乘飞机，转飞机，行程二十多个小时，而且她不会一句外语。到了目的地，她傻了眼，没有人接她，身边又没有一个中国人。她简直不知道自己是否到了她需要到的地方。但凭借她儿时训练成的自信，她决定在机场等候，过了一个小时，她丈夫才赶到，因为工作太忙，来晚了。

“文革”期间，我们一家四口人分散在四个地方。母亲一个人留在北京。妻子去了对外文委的干校，我去了社科院的干校，女儿去了内蒙古兵团。她在兵团放羊。那时两个女孩子放三十多只羊，一出去就是一周，带着干粮，四处游荡，吃冷饭，喝凉水，和羊睡在一起。她能够坚持下来，固然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我认为与家庭的教育也分不开。

现在，我女儿给她的儿子记日记，从小记到18岁。她的儿子成年了，她为儿子编了一本书，名为《背影》，主要是儿子的生活记录和儿子自己少年儿童时的文章。

我的家的情况就是如此一般。没有任何突出的事迹，也没有专门的教育方法。但，我知道，家庭的和睦是国家安宁的因子。家庭成员们相互之间关怀与体贴，是促进国家大团结的不可或缺的内容。没有家庭的和睦和亲切的彼此关怀，我离休后也不会继续工作，也不可能做出某些成绩来。

白 雪

“为什么你不在下雪天生我？”儿时，我曾向妈妈提出过这个幼稚的问题。我不记得妈妈是怎么回答的，但我从那时起已意识到我对雪有了一种奇异的感情。我爱雪，白白的雪，轻盈的雪，雪花在我身上悄悄地融化，成了我的一部分。

我的故乡是哈尔滨。这是一座多雪的北方城市。它很别致。白白的雪给它增添了无限丰富的色彩。雪，是我儿时的好友。我认定雪是有生命的，雪片上绮丽的花纹是仙人编织的。当我观赏手心接来的雪片时，我甚至感到它的温暖。好像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给我传来了我所不理解的信息。

我的童年就是在纷纷扬扬的一片白雪中度过的。透过雪的帷幕，我观察了多灾多难的祖国破碎的河山，同时也审视了自己孱弱的体质和怯懦的性格。

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在飞雪的时候跑到街头、院落里去堆雪人、打雪仗。我们在寒风中出透了汗，心中变得更温暖。不管雪人堆得如何丑陋。邻居大哥哥总是夸奖我们，说它是我们用自己的手创造的成果，很美。雪人成了我们游戏的中心。我们围着它

欢天喜地地奔跑、追逐，于是我听见了雪人跟我们一起欢笑、吵闹。白白的雪总是呼唤我到它的世界中去，也许它暂时遮住了生活中的黑暗，也许我的体质、我的性格正是在那个既寒冷又温暖的世界中，得到了锻炼。

有一天早晨，上学的路上，经过我们堆起的雪人跟前时，我发现它遭到了破坏。雪地上留下乱糟糟的脚印。我真想放声大哭一场。可是从院里跑出来的同学告诉我，昨夜邻居大哥哥被持枪的带着狼狗的日本宪兵给抓走了。泪，顿时变成了恨。

随着年龄的增长，世面见得多了；对很多事物改变了看法，可是我对白雪的感情没有变。雪，使大千世界变得迷离扑朔，我整个童年时代都仿佛置身于那幻觉的天地里。突然，雪让我领悟到生活更深一层的意义，它教会我爱，也教会我恨。

在沦陷 14 年的家乡土地上，有多少爱国志士惨遭屠杀。白白的雪像是英灵的化身，又像是对英灵的祭奠。

雪中成长的人，该有不畏寒冷的精神和顽强的意志吧？

后来，我为自己起的第一个笔名就叫——“雪客”。

丁香

妈妈带我在院中种下几棵丁香树。

丁香树很快就长得超过了我的身高。我常常站在丁香树前观察它的变化。早春，从细细的树枝上冒出一片片青青的嫩叶，形状酷似心脏。然后，它的枝头出现了一团团紫色的或白色的云，这是由许许多多小花朵组成的。到了秋季，它结下扁扁的果实。再过不久，寒冬来临了，丁香却脱掉身上的全部绿装，裸露出干瘦的躯体，让枝杈忍受零下四十余度寒冷的袭击。最初，我担心这娇嫩的小树会被冻死。可是到了翌年早春，它又开始生枝、长叶、开花。在那苦涩的时代，我往往感觉不到丁香的芬芳。有时在它的花瓣上反而会发现颗颗晶莹的泪珠，莫非它也尝到了人间的辛酸？

教师说，丁香的花朵有四个小瓣儿。可是俄罗斯小同学们偷偷地告诉我，还有五个花瓣儿的。如果发现了五瓣儿的丁香花，就是发现了幸福，这时，可不能让幸福溜走，要马上把它吃掉。这或许是俄罗斯人的风俗或迷信？从他们的风俗里，也不难看出他们对幸福的殷切渴望。那时我们都是孩子，不知道幸福需

要去争取。我们男男女女小同学们聚集在一起时，只要发现五瓣的丁香花，就争先恐后地抢着吃。我吃过多少，不得而知了，但确实吃过，而且不止一朵两朵。可是直到民族获得解放之前，我始终没有尝到真正幸福的滋味。相反，在太阳旗下，饱尝的是无尽的苦辣。

有一年盛夏，狂风卷着暴雨，呼啸了两天两夜。我的小丁香树被刮断了。我以为它再也活不了了。妈妈说：“别哭，它会活的！”果然，断干熬过了寒冬，到了春天，它抽出新条，长出新叶。那年开的花朵中虽然我也发现了五个瓣儿的，可是不忍心把它吞掉。我想让它的馥郁去抚慰受伤的小心灵。

至于幸福嘛，我早已脱离了儿时的空想，我时刻记着那棵被折断的树干，怀着生存的信心，不怕灾难临头，准备再次复苏，开几朵小花，给人们增加一点香味。